



# 彩虹飞架的“五月十三”

——记互助县物资交流会

□文 / 王祥奎

**说**起互助县红崖子沟乡的农历五月十三庙会，在海东一带深有影响，它不只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更是河湟文化发展中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盛开在河湟谷地，也盛开在河湟流域民众的心中。

追溯土乡的五月十三庙会，其源远流长，自旧社会以来是红崖子沟乡的传统庙会，同时还常听老人说起过农历五月十三的来历，有说这一天是纪念关公关老爷诞辰的日子的，也有说五月十三是关帝单刀赴会磨刀的日子的。不论哪一种说法，都有五月十三会下“磨刀雨”之神秘。说起“磨刀雨”，民间传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五月十三是斩貂蝉的日子，磨刀雨后斩的貂蝉；另一种说那天关羽单刀赴会，由于久未磨刀，刀口都钝了，适时地下了一场磨刀雨，关老爷趁势磨刀后，大捷而归。每当说起其渊源，懂历史的老人们手捋胡须，滔滔不绝，其绘声绘色之状，颇有自豪之感。

红崖子沟乡的五月十三物资交流会历来由老幼村、蔡家村、上寨堡(担水路、上寨、站家三村合为上寨堡)轮流举办。进入四月，举办此会的庄子村民自发凑钱，自白马寺的四月八庙会之后，五月十三物资交流会已拉开序幕——筹集会资、邀请剧团、递送请柬……一切

准备就绪，农历五月初九清晨，三村村民聚于一处，敲锣打鼓，举行盛大的保青苗插牌活动。清晨，那铿锵的敲锣声弥漫在湿润的乡野中，只见山头彩旗飘扬，震天锣鼓咚咚，队伍之长，恰似蜿蜒长龙，只见桑烟袅袅，将乡民的祈盼祝福传送。

插牌仪式预示着庙会的正式开始。五月十一在庙前戏台(三村都有村民自发筹建的戏台，且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开始踩台，十三日为正日子，十六降下帷幕，庙会为期六天。五月十三物资交流会以传统的秦腔演唱为主，演员是红哈(红崖子沟乡、哈拉直沟乡)二沟的秦腔艺人，此外，皮影子、眉户、青海“花儿”、露天电影都丰富了庙会的精彩元素，彰显着土乡的多元河湟文化。现如今，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自发组建民间小调乐团，竹弦悠扬，更使五月十三散发浓浓的文化气息。

由于土乡的五月十三物资交流会历史悠久，声名远播，故吸引了远近的乡邻，更吸引了甘肃、海东、西宁周边地区的商贾，甚至也吸引了外地艺人来此一展异域风采。岁月悠悠，五月十三庙会逐渐发展成红崖子沟乡的大型传统物资文化交流会。

每逢庙会，戏场、公路、小道、田边、树林一片热闹。真可谓是：麦穗扬花鼓喧天，秦腔牵头织彩年。时至五月初七八，小贩、饭馆早已云集会场，早早抢占地盘，一整天戏台上扩音器已传出秦腔的粗犷，闻之令人心潮澎湃。每当此时，孩子们虽身在学校，但秦腔的音律庙会的盛景早将其魂灵牵走，课间十分钟是一片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学校只好放一半天假以释放孩子心灵的萌动。

搭起戏台唱大戏，敲锣打鼓保平安，文化架桥经济兴，致富颂歌赋乡音。

五月十三日一大早，海东六县区乃至西宁周边的乡民，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向红崖子沟涌来，公路小巷树林人山人海、花伞朵朵。服饰鲜亮彩袖依依的土族阿姑、清新悠扬的“花儿”会更是五月十三会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天会场上彩云追月，游人身着节日盛装，土族阿姑们的服饰犹如流动的彩虹，她们身着节日七彩礼服，毡帽上插满姹紫嫣红的绢花，彩色丝绸腰带五彩斑斓，配之点缀礼服做工精细的刺绣图案装饰，在亮丽的遮阳花伞的映衬下，那七彩的风景使五月十三更具无限魅力。

戏台上敲锣打鼓震天地响。戏台前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老头老太太诸多戏迷坐在石头或土坷垃上，有些干脆席地而坐。小孩们见缝挤进人群，他们虽听不懂秦腔，也不知台上的人在干什么，但也要一睹演员风采，实在挤不进去，于是爬上墙头，攀援大树枝杈，也要一饱眼福。他们眼中只见的是五红六绿，眼神随着台上的人跑着圈子，偶尔有大人问演的是哪出戏，他竟瞪圆眼睛，半天也说不出个道道来，他们只记住一个个大胡子，一个个大花脸，不知道那些人在做什么，比比画画、刀枪棍棒的乱闹一阵。大人们则不同，《铡美案》《斩判官》《李彦贵卖水》……一本本宣扬亲善孝道的戏情，使他们乐在其中，悲哉其情，情随剧变，好一番享受。烈日炎炎，或大雨滂沱，也驱散不了乡民挚爱秦腔的热情。曾几何时，秦香莲的悲惨让听众唏嘘流泪，包青天的刚正不阿铡斩负心汉让大家齐声叫好，水漫金山让民众褒贬不一，最终同情白娘娘憎恨无道的法海将大家的情感推向极致，颇有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情味。虽说唱得悠扬婉转，却没有专业演员字正腔圆之地道，但一场场有传统意味的剧目让戏迷们百听不厌，场场爆满。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喜闻乐见的现代歌剧悄然登场，更使戏场人头攒动，掌声如雷。自五月十二至十五日，戏场内不时鞭炮噼里啪啦，各村跳出农门的学子、小有成就的人士，各村各单位争相贺之，每每有人前来道贺，只见爆竹引道，贺者满面春风，此刻，台下一片唏嘘赞叹。身为父母兄妹亲朋好友，常以家人好友出人头地而自豪。

人们都说，五月十三的磨刀雨是五月十三这天的神秘。中午一片

艳阳天，午后，天边几道云彩，过后，雷声隆隆。你听，那隆隆的雷声，不正是关帝霍霍磨刀的声音？这一天下的雨，谓之“五月十三磨刀雨”。这天不论倾盆大雨，还是两三点雨台前，都赢得大家的一致叫好。在记忆中，凡逢五月十三，下雨的概率很大，上午还是阳光灿烂，下午冷不丁地下起倾盆大雨或微微斜雨。一旦这一天没下雨，老人则发感叹，今年的年成不好。他们会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连五月十三都晴，今年风调雨顺没指望了。”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竟然能摸索出这等千古不变的农谚，而且还是非常有效，岂能不折服！

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经济唱戏，文化搭台，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月十三”作为传统文化，虽说是民间自发组织，但历来被红崖子沟乡党委所重视，为了使五月十三庙会更具有现代气息，乡政府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邀请省市区的艺术剧团送文化下乡，举行群众文体活动，给群众带来一道凝聚现代气息的文化大餐。五月十三物资交流会，借新农村建设的和谐春风，再次赋予土乡传统文化更深更广的内涵。

油菜花金灿飘香，麦苗迎风扬穗，戏场花伞朵朵，小贩吆喝此起彼伏，粗犷的秦腔，激情四射的现代歌剧文化渗透，悠扬婉转的青海“花儿”，诗意着河湟传统文化的风采，书写着河湟这个神奇而浪漫的地带“花红落霞天一色”的靓丽。

公路上更是摩肩接踵，路两边的饭馆飘散着浓郁青海农家风味饭菜的香气，青海指甲尕面片、酿皮、甜醅……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年轻人在帐篷内喝五吆六，推杯换盏，喝得面红耳赤。琳琅满目的商

品，吸引游客们驻足观看，刺水枪、小风车等小玩具更吸引了孩子的眼球，让其爱不释手。

“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远离会场的河边、树林成为“花儿”爱好者的乐园。平日，“花儿”是村民在村子忌讳的野曲，登不了大雅之堂，(就连著名的新闻教育家顾执中1931年来青海考察时曾评价青海“花儿”(也称“少年”)：“寓意粗鄙，惟多偏于男女之情”《到青海去》)唯独在这一天，“花儿”爱好者三五成群畅漫“花儿”，河畔、田埂、树林、草地皆是“花儿”的舞台，此刻昔日幽静绿肥红瘦的树林别具一番洞天。流水潺潺，树木浓郁，菜花香溢，蜂蝶飞舞，一切是那样的生机勃勃，愉悦神情。“白马寺里的小经堂，金刚爷靠崖着哩，这两天没见好心肠，好心肠可来着哩。”“红雀儿落到青石板，身穿了珍珠的汗衫，我俩会场上浪一圈，没知道阴间嘛阳间。”“娘娘山拉雾云起来，老爷山拉雾者雨来，我见了‘花儿’把头抬，精神儿不由得起来。”……一曲曲曲调悠扬、自由洒脱的青海“花儿”更是河湟小百科文化的彰显。席地而坐的歌者手托下巴，男女对唱，以述心中情殇，对歌者唱到精彩之处，喝彩声荡漾在树林上空，当对唱者词穷气短时也以“花儿”告以失败，“天上的龙来地下的虎，虎把个龙抓住了，要唱了唱上个龙戏虎，少年把人拿住了。”听者团团围坐，瓜果酒肉一地，大家无拘无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民自发组织的乐团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吹拉弹唱，眉户高亢，吸引了颇多的游人。草地上、小河畔，浓荫下，田埂边，三五一群，七八一伙，载歌载舞，其乐融融，无不显现出乡土文化的浓厚，体现出热忱传统

# 浅谈撒拉族的古民居建筑

□文/马鸣



**撒**拉族分布于我国青海省境内，撒拉族的发展历经了数千年，其演变过程展现了民居建筑为适应当地资源环境条件而做出种种适应性调整，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居建筑文化。撒拉族民居建筑是撒拉族人民发展与实践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我国乃至世界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文化遗产。

## 一、撒拉族民居建筑的简介

循化县地处我国青海省，是撒拉族发源地，也是我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是我国独有的少

数民族。根据史料记载，撒拉族先民是撒鲁尔人，最初居住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13世纪前半叶迁居到我国青海省循化县一带。撒拉族人民隶属于穆斯林，在移民之前就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熏陶。由此可见，伊斯兰教是撒拉族的核心文化。除了宗教文化外，撒拉族还有其独特之处，也是撒拉族与回族主要的不同之处。青海省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撒拉族在青海高原农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下，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具有

撒拉族文化特色的民居建筑风格。撒拉族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变迁，为我们研究和营建适宜人类居住环境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 二、撒拉族民居建筑主要类型以及特点

### (一) 撒拉族民居建筑的聚落类型及特征

从民居建筑的聚落类型和布局的角度来看，撒拉族的民居建筑具有“围寺聚族而居”的特点。与回族的“围寺聚族而居”不同，撒拉族的聚居方式以血缘关系为聚居的依据，这是撒拉族聚居的重要特征

风情民众的文化情结，给人一种“闻到田歌四起，清声雅韵悠扬，此时农家乐处，外人莫笑轻狂”的诗情画意。

小河边、田埂上、油菜花下，伴随着扬穗的麦苗，小伙姑娘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艳阳高照，麦穗扬花……一路瑞气盈绕，一片祥和安康，一串莺歌燕语。五月十三，也成就了多少有情儿女的美好姻缘，他们无须听从父母之命，不拘媒妁之

言，间或也有被父母阻拦，生出一些波折，但那些波折都是异常美丽的。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待夜戏开场，又是一番别样情趣，虽无璀璨灯火，但依然人山人海，戏台上吼声震天，场外皮影戏与之相和，电影、录像更将小孩青年的欢悦释放。直至桂魄中天，夜戏终场，仍驱散不了热闹的喜气。

五月十三是土乡继白马寺四月八庙会后的又一场文化的飞扬，

也是拉动农村经济繁荣、增强农村商品流通的盛大物资文化交流会。土乡农村自麦苗吐穗，土乡那浓郁的乡间传统节日相继相随，六月六的丹麻“花儿”会，六月八的佑宁寺关经会……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彩虹的故乡再度吹响“察罕尔蒙古”的福音。

才送瑞雪佳节去，又盼麦苗扬花时。愿土乡的五月十三在彩虹之乡的腾飞中旋出新时代的华章。